

盛开的春天

■倪雪萍

春,真的来了。
仿佛睡了一觉醒来,我们已悄然躺在它充满柔情蜜意的怀抱里了。
禁锢了一个冬天的思绪、身体,在和煦春风柔柔暖暖的吹拂下尽情地舒展开来。心不忍再沉睡,身不容再蜷缩,脚步不敢再停留,弥散的春意拉着我们迈出门,走出去。抛开琐事,放松身心,让自己晒在春阳下,融入春风中,看花红柳绿,听莺歌燕语,赏春裳翠袖,别有一般趣味。
漫步在田野,树林,满眼的生机盎然,到处都涂抹着春的印迹。抬头,天蓝,云碧。各种嫩嫩的小芽在

枝头悄悄萌动,探出一抹生动的绿意,继而放肆地灿烂。垂柳泛金,丝丝缕缕;娇花含蕾吐蕊,星星点点烂漫。低视,那一簇簇一抹抹新绿在脚下恣意蔓延,淋漓尽致地挥洒着它绿色的畅想。侧耳,燕子的低语,布谷的鸣唱,淙淙的流水,麦苗的拔节……奏成一曲欢快的春之交响。
春,真的华装而来了。
路过花市,仿佛置身于盛景,红黄粉绿娇艳绽放。突然,就在那一片锦绣中,一抹淡雅的白,素净的黄,在繁景中竟是那样的惹人眼目,让人无端爱恋。美的诱惑让我禁不住

搬起一盆,付钱,找零,喜滋滋地带走。
没走多远,隐约听到有喊叫。回头一看,卖花的老大爷手举着钱气喘吁吁地跑过来。“姑娘,刚才少找你十块钱。给,快拿着!”我数数找回的钱确实少了十块,接过来不由得连声感谢。老大爷摆摆手,笑着说:“甬客气,做生意就得讲个实在。”那真诚的笑如一朵美丽的花,开得娇艳,使老人脸上绵延的皱纹中都漾满了春意,继而温暖了我的心。
手捧花盆,脚下变得轻盈。美丽的水仙花啊,不仅开在手里也怒放



万物复苏的春天。她,送春风煦暖,携春雨沥沥,蕴茵茵生机,给人以希望,赋人以活力,撩风情万种,唤春回大地……

桃花园记

■李明

假日里,我邀了几位好友,迎着和煦的春风驱车来到桃花园。沐浴着煦暖的阳光,漫步在绿草如茵、花团锦簇的桃花园内,一缕缕细细的清香扑面而来,沁人心脾。白色的、粉色的桃花在这乍暖还寒的初春的季节里竞相开放,白如玲珑润玉,粉如娇羞少女脸庞,桃蕊状如烟花,形如星星眨眼,散发出的馨香引来蝶舞蜂飞,煞是喜人。放眼处遍野火红,自己仿佛置身于朝霞锦缎之中。
阳春三月,莺歌燕舞。山冈上、溪水边、庭院内,桃花盛开,烂漫芳菲。三月是桃花的世界,赞美桃花的诗词可谓举不胜举,如“千叶桃花胜百花,孤荣春晚驻年华”;“百叶双桃晚更红,临窗映竹见玲珑”;“桃满西

园淑景催,几多红艳浅深开”;“满树和娇烂漫红,万枝丹彩灼春融”……唐代诗人皮日休在《桃花赋》中竟把桃花称为“花中第一”,他说百花之中,唯有桃花可称“艳中之艳,花中之花”,他认为别的花“或有实而花乖,或有花而实悖”,桃花却“实可充腹,花可娱目”,只因世俗“以众为繁,以多见卑”,桃花才不像牡丹、梅花那样被重视。
有人喜欢玫瑰,因为玫瑰美艳妩媚,有人喜欢牡丹,因为牡丹雍容华贵,可是我更喜欢桃花,因为她能给人带来春的气息,她更是春的使者。
绽满枝条的花蕾,含苞待露,星星点点,翘首企盼,仿佛是在唤醒这

晨练

■薛存昌

我是镇中心校写材料的,镇里召开全镇教师会,人人都得参加。我在家住,五点半起床就往镇里跑。
天刚蒙蒙亮,路面还有些模糊。春寒料峭,迎面风还冷得刺骨,我骑着电动三轮,只开中档,不敢跑得太快。忽然看见前面一个人摔倒了,我加大马力停在跟前,一看,原来是我們村的郭小改,早起参加晨练的。
村里晨练是五年前兴起的。当时有一个退休教师,每天早上领着老伴在村前的水泥路上跑,跑一阵后还用胳膊弄腿地活动一番,惹得村里人都看稀奇。有些人把嘴撇到耳根子上说,入乡随俗,把城里的洋

玩意带回村,真是卖弄到家了。既然城里啥都好,咋不把老婆带走,回村干嘛!
说归说,很多人竟跟着学起来。有一个叫李小趁的农村妇女,六十壮岁,有糖尿病。在外打工的儿子媳妇都劝她,药物治疗还要配合锻炼,身体才能恢复得快。李小趁就开始晨练,后来又带起了一些人,有老婆儿也有老头儿,有血压高的,有胳膊腿疼的,也有吃得胖想减肥的。
我的一个近门嫂子,八十岁

了,吃得肥,血压高,血脂稠,笨得走路好像鸭子,她也跟着跑。每天早晨,村里人你喊我唤你,都到村南的水泥路上跑,刮起一阵晨练风。
我问小改,过去你说跑步扭屁股丢人,现在咋也扭起来了?她脸一红说,过去咱农村人傻。现在城里人懂的,我们也懂了,晨跑有助身体健康。小改吃得胖,四尺六的个头儿,体重一百四十斤,一跑就气短,跟我说话的时候还在喘粗气。我说,你身子重,别跑得太快,小心摔伤了。她拍着自己的胸脯说,我这一身肉,不摔掉几斤还行?说着,身上的土没拍又向前跑去。

疤

■王雪涛

我右手小拇指处有道疤。
那时我五岁,因为父亲在外工作,母亲忙于农活,无暇照看我,便把我放在姥姥家。脱离了父母管束的我,整天跟在比我大的多的表哥表姐身后满村疯玩。有一次,表哥让我坐在自行车前座上带我玩,没想到下坡时车子失控,车把狠狠地撞在一棵老榆树上,我的手被挤在中间,鲜血顿时顺胳膊直流。伤好后,我右手留下了一道长长的疤痕,从小拇指一直蜿蜒到掌心。
我的疤在手上,母亲的疤却在心里。以后的二十多年里,母亲一直觉得歉疚,常常在我面前自责,说没有照顾好我,让我遭这么大罪,甚至还担心我的学业和前程受影响。母亲常把听来的情形一遍遍地述说,像亲眼目睹一样,那时的我已记事,对那一幕记忆犹新,但我却不愿过多回想疼痛的记忆,就半开玩笑地对母亲说身上有记号丢了好找。直

诗意的生活

■曹广娜

海德格尔道:“人应当诗意的栖居。”对于很多人来说,诗意是一个奢侈的字眼,每天繁忙的工作,烦乱的家务,已经让我们自顾不暇,身心疲惫。但生活如果缺少了诗意,是否太过枯燥乏味。为了追求心灵的慰藉,我依然寻找着、体味着。
诗意是母亲含泪的微笑。那天我在众人的簇拥下走出这个生活了 27 年的家时,心中五味杂陈,有期待,有不舍。之前多少次,我对自己说,这一天我要带着最幸福的微笑和母亲告别,让母亲放心。但当时我却没有了勇气,我在人群中努力寻找母亲的身影,远远地看到了,她哭红的眼睛正望着我,脸上却带着微笑。刹那间,眼泪夺眶而出。那天的人、那天的事或许会随着时间的流逝慢慢消散,但母亲那含泪的微笑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中。
诗意是爱人深情的拥抱。自由如我,任性如我,追求浪漫完美爱情的我,怎容得婚姻中的“瑕疵”。每每我发脾气,不论谁的错,他都用有力的双臂紧紧抱着我,低声细语跟我道歉。我知道他不忍约束我,不忍改变我,让我做最真实的自己。一直以为我是水,他是鱼,他离不开我。细想下来,真正的鱼应该是我,只有在他的

水中我才是幸福的。也许婚姻中的两个人,只有都把自己放在鱼的位置,才能实现鱼水和谐的幸福生活。
诗意是幼儿期待的眼神。每天飞奔在家和单位之间,只为第一眼看到嗷嗷待哺的娇儿。当我突然出现在儿子面前时,儿子像吃了兴奋剂一样,脸上绽出最灿烂的笑容,嘴里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,伸着两只手期待着我的拥抱。看来他是饿坏了,我不由得一阵心酸。慢慢地他睡着了,脸上带着满足的笑容,一只手还紧紧地抓着我的衣服。对他来说我就是他全部的依靠,就是他的世界。对我来说,他则是我的希望。初为人母,这是一种我从没体验过的感情,是儿子让我的生活更充实,是儿子让我的世界更精彩。
诗意,是在琐碎的生活中依然保持一颗懂得享受生活的心,从平凡的生活中心体味美好。就像现在,在这样一个月朗星稀的夜晚,全家都已熟睡,我一人就着柔柔的灯光,想着生活中让我感动的瞬间。虽然只有窗外的星星和我作伴,但我心中却是满满的幸福,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诗意。
我顿悟,诗意即是一种心情。只要用心感受,有一颗常怀感恩的心,诗意就在当下,生活处处皆诗意。

电视文学剧本·连载·

布衣将军

(节选)

王雪涛题

策 划: 李明方 白明宽 姚建华 张广东 王尚林
文学统筹: 王尚林 巴丽芬 戴俊贤 党史统筹: 王玉西 石国文 许志强
撰 稿: 王保清 邢长顺 杨光奇 总 撰 稿: 梁祖文

43.开阔地。
国民党 81 师工兵营用刺刀驱赶群众到镇中一片开阔地上,参加所谓的群众大会。
白日孟高声讲道:乡亲们,你们不认识我吧?我是国军第 81 师工兵营长白日孟!我们是国军!什么是国军?国军就是正规军,是皇军!
台下有人说道:皇军?和日本人小鬼子是家子的啊!
下面的群众发出哧哧笑声。
白日孟继续讲:你们不要笑,你们知道吗?皇军就是皇上的军队,是蒋委员长的军队!蒋委员长就是当今

皇上,皇上就是蒋委员长!说白了,现在就是蒋家王朝!
白日孟顿了一下,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委任状,晃了晃,说:这就是皇上给我的诏书,“奉天承运,皇帝诏曰”,是蒋委员长下了一道圣旨,让我挂帅出征到你们豫东,解放你们来了!天兵一到,敌寇无踪!什么八路军,新四军,都让我们给打跑啦!跑哪儿啦?有的跑到铁路以北不敢回来了!有的跑到山里吃草籽子去了!跑到海边喂鱼去了!放下刀枪回老家种地去了!总之,共产党叫皇军……不,国军消灭光的日子不会久远了,他们

不会再回来减租减息了!以后国军会保护你们过平安日子。共产党青面獠牙,共产共妻。你们谁家有人当了八路军、新四军,都要向国军报告,不然一查出来,就要对你们不客气啦!有人说我们到这里,拿老百姓的白面,抓老百姓的鸡鸭鹅吃了,说还要花姑娘陪宿了,这是对我们皇军,也就是国军的污蔑!查出来了,是要挨板子、罚款子的。再说,我们解放了你们,你们也应该慰劳我们一下嘛!不然,我带着弟兄们跑了几百里到这里干嘛?!

44.杜岗村外。

拂拂等几位女战士身着僧尼服装,脚蹬麻鞋,手持钵瓢,肩背布袋从村旁路过,看到了滑杆上的胡晓初和王文治,匆匆而过。

45.开阔地上。

白营长指着滑杆上的胡晓初和王文治,说:都看到了吧,这就是跟共产党走的下场!
白营长挥手示意将滑轮落下来。野狼般地吼着:王文治,你看见延安了吧?看见毛泽东了吧?胡晓初,你也见到朱德了吧?毛泽东和朱德都许你俩啥官啊?说说!今天你俩说清西华有多少人枪,你们的下属都叫啥,说清了就放你们,不然我就吊死你!我白日孟就不怕你不张嘴!黄河花园口我都炸开了,不怕炸不开你的嘴!

白日孟凶狠地说:把这些红潮的人统统给我送到普里学校去,明天一个过一个筛子!把王文治、胡晓初吊上去,明天再审!

村民们一步一回头地走向学校。旗杆上的滑轮升高了。

46.杜岗村东头大操场上。

天渐渐暗下来,围观的人群在骚动。化了装的拂拂等女战士隐藏在操场外的几座麦草垛边注视着。
47.夜晚,杜岗村开阔地上。
佛佛和另一女兵身着夜行衣,手脚麻利地迅速接近望木杆、望朱杆,解开控制滑杆的绳索,刚把王文志放下来,接着正要把胡晓初放下来,被敌兵发现。一束手电光射来,随即敌兵开枪呼叫。
敌哨兵:有人劫持!
48.杜岗村。
一阵密集的枪声传来,白日孟闻声带着一队敌兵从村里扑来。
佛佛赶紧把王文志背在身上,黑暗中两人霎时无影无踪。
49.杜岗村外。
白日孟带人追了一阵子,不见人影,只好折转回来,命令道:跑了那个,跑不了这个。把这个放下来,关起来看好,不准有任何闪失!
50.杜岗村外空地上。
白日孟为了杀一儆百,命令士兵把杜岗群众驱赶到村东贾鲁河畔一

片空地上。架起机枪,士兵荷枪实弹,站立周围,把胡晓初押到群众面前。
白日孟得意地奸笑着对胡晓初说:你胡晓初有本事把西华县闹的红翻天,我白日孟就有本事把你送上西天。姓胡的,你记好,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祭日!
胡晓初:白日孟,你白日做梦,也别太猖狂了!你杀我一个,杀不绝我们共产党人!
白日孟气急败坏:躺在灵箔上吃焦馍,不怕你死到临头还嘴硬。把他带到贾鲁河滩里,崩了!
群众一听,一齐涌了上来。
白日孟大叫:怎么,还想劫法场?机枪准备!
四周传来咔嚓咔嚓子弹上膛声。
胡晓初:乡亲们,都不要动!别为我做无谓的牺牲!二十年后,我胡晓初还是一条好汉,还要领着乡亲们翻身闹革命!
白日孟:带出去!
蔡振华的父亲:等等,让乡亲们送他一程!
蔡父从一位乡亲手里接下一坛酒来,一步一步走到胡晓初面前。
蔡父:恩人,请酒!
胡晓初接过酒坛,仰头一饮而尽。
胡晓初深情地看了乡亲们一眼,转身向贾鲁河畔走去。 (73) 待续